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18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

(門人) 慧啟・智粵・智勝・德琇・曇頓・道哲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呆菴莊禪師語錄總目
  - 雲居語錄
  - 徑山語錄
  - 小參
  - 拈古
  - 頌古
  - 偈
    - 贈景首座
    - 送輪藏主
    - 送要侍者
    - 送閒長老歸寶勝
    - 送明禪人
    - 贈詢藏主
    - 贈閑藏主
    - 道友二人過予夜話一友云此事至難不可得而擬議一友云此事至易但自不能承當耳因喻之以二首
    - 贈範藏主
    - 送慧維那
    - 贈冲藏主
    - 琪藏主求
    - 送恒藏主
    - 次韻送靈隱真藏主
    - 送達藏主
    - 送宗藏主
    - 送智知客
    - 送澤藏主
    - 送琇藏主
    - 送念藏主
    - 送如侍者
    - 送塤侍者
    - 送香侍者
    - 送樹藏主

    - 送瀚藏主
    - 送蓀藏主
    - 送啟藏主
    - 送謙首座回受經
- 歌
    - 臥雲軒為前水西大機禪師作
    - 空外歌
    - 大用歌
    - 呆菴歌
    - 無言歌
    - 雲海歌為慈藏主作
    - 荊石歌
- 吟
    - 禪悅吟
- 詩(七言八句)
    - 讀古林和尚語錄
    - 送仰山堅藏主
    - 送敏侍者
    - 送儔侍者
    - 次韻送傑侍者
    - 送璨藏主
    - 寄全室和尚
    - 晏侍者有偈呈師次韻詶之二首
    - 勉尊勝宗長老
    - 次韻送勤侍者
    - 追和雪峰空禪師分歲韻
    - 次韻答法姪澤藏主
    - 送辨藏主
    - 送願藏主
    - 送持藏主
    - 次韻贈法姪澤禪人
    - 送胤藏主
    - 次韻答萬壽伯瑩和尚二首
    - 次韻答無文藏主
    - 送進藏主
    - 贈生維那
    - 示儉侍者
- 詩(七言絕句)

- 奉和芥室和尚雜言四首
- 次韻東院和尚閑居
- 禮疎山祖師塔
- 示僧修橋
- 題倒騎牛
- 示文上人
- 送忠書記
- 示蘊侍者
- 奉寄　芥室老和尚二首
- 寄玄極法兄三首
- 示曇頓侍者省親二首
- 送修禪人
- 化鐘
- 次韻題漁隱
- 送貞侍者
- 送空禪客
- 息心齋
- 送愈藏主
- 析明覺大師迷悟相返四首
- 送衡侍者
- 送琄藏主
- 送正藏主
- 次韻送興藏主歸鍾山
- 示周普明居士
- 賀澤天霖住智門二首
- 用韻自述二首
- 示胡覺堅居士
- 次韻答南湖方丈
- 送約首座
- 贈振藏主
- 示道友
- 示唐妙蓮道人
- 古韶為埙侍者作
- 次韻送敬侍者
- 送蓀藏主
- 贈中書記
- 瑞笋
- 送真藏主

    - 山居十首
    - 秋日山中即事五首
  - 詩(五言八句)
    - 追和歸源老祖山謳四首
    - 贈珉藏主
    - 贈李古銘居士
    - 示顧妙心道人
    - 送密禪人
    - 送天禧麿知客
    - 示葉居士
    - 示翁居士
    - 雲居十首
  - 讚
    - 觀音
    - 魚籃觀音
    - 布袋和尚
    - 朝陽補破衲
    - 對月了殘經
    - 應供羅漢
    - 跨牛羅漢
    - 達磨祖師
    - 六代祖師
    - 懶瓚禪師
    - 虎丘老祖
    - 三笑圖
    - 高峯和尚
    - 中峰和尚
    - 千岩和尚
    - 太宗和尚
    - 古鼎和尚
    - 止菴和尚半身
    - 松隱和尚
    - 覺源和尚
    - 自讚
    - 龍潭住長老請
    - 同安粲長老請
    - 童嶺德長老請
    - 天龍善長老請

        - 乘藏主請
    - 跋
        - 跋無準和尚詩
        - 跋中峰和尚墨蹟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呆菴莊禪師語錄總目

卷之一
南康雲居真如禪寺語錄
卷之二
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卷之三
小參
卷之四
拈古(三十八則)
卷之五
頌古(四十七則)
卷之六
偈(二十九首)
歌(六首)
吟(一首)
卷之七
詩(七言八句二十四首　七言絕句六十五首)
卷之八
詩(五言八句二十一首)
讚(佛祖讚二十七首　自讚六首)
塔銘

呆菴莊禪師語錄總目(終)
No. 1418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一

門人　慧啟　等編

雲居語錄

師入寺，指山門云：大啟重關，全提正令。水赴雲趨，金春玉應。據室，云：從上老古錐向這裏說東道西、欺胡瞞漢，新長老到來，一時亡鋒結舌去也。拈拄杖：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卓拄杖：拈箚靈山付，囑驗在今日。佛法遍天下，皇恩無盡時。陞座。拈香罷，問答不錄。　師乃云：道在目前，目前非道。迷者自迷，悟者自悟。不容擬議，寧涉言詮。但能廓爾忘緣，自然觸處

顯露。饒汝舉古舉今，說玄說妙，巧逞機辯，大振家風，我說總是顛倒妄想。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正眼看來，也是承虛接響。驀拈拄杖召大眾云：雲居今日事不獲已，更成一場敗闕。三十年後，未免遭人檢點。卓拄杖：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開寺基，示眾。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剗却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剪盡繁枝葉，鈍钁深鋤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鈯斧了無痕。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云：蘇嚧蘇嚧。師云：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濕，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師凡見僧，便問：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云：某甲不是姦細。師云：也須勘過始得。僧云：和尚莫得倚勢欺人。師展手云：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掌之。有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云：山僧失利。

珍藏主，火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三乘教典都無實義，喚作火則燒殺你，不喚作火則凍殺你。

師因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云：汝來自首那！僧云：學人掀倒禪床去也。師云：汝是甚處人？僧云：高著眼。師云：這依草附木底精靈。

法華會，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當說之，各宜善聽。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示眾。夫為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為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海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

師一日問新到云：我這裏虎狼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入門一句則不問，且道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日離何處？僧云：廬山。師云：不勞再勘。

師因鏟艸次，有僧問：這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鋤頭云：不得喚作鋤頭，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云：這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解夏，上堂。聖制告圓，正是今日。諸方叢席，說禪說道，鬧浩浩地。我這裏孤迥迥、峭巍巍，縱有佛法，誰著眼覷？拍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阿誰教汝與麼問？僧禮拜，　師乃云：觸目不會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便下座。
師一日有二僧請益，師垂問云：盡大地是當人，自己向甚處安眼、耳、鼻、舌、身、意？僧無語。又問第二僧：須彌峰磕碎汝髑髏，因甚不知痛覺？僧亦無語。師回顧侍者：記取這兩轉語。
上堂，舉：葉縣省禪師上堂云：廣教有驗人關、截人機、活人句，還有人道得麼？若是道不得，孤負平生。師云：雲居也無驗人關、也無截人機、也無活人句，還有道得者麼？若是道不得，辜負山僧。回顧侍者云：且道古人底是？老僧底是？侍者無語，師以拂子驀口打。
上堂。夜來夢中舉一則因緣，會中有三人悟道，候到天明舉似大眾，一時忘却，且待老僧更思量看。良久，云：汝等諸人總來者裏聽我說夢，著甚來由？以拄杖一時趁散。
上堂。儒書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佛經云：眾生日用而不覺。山僧道：知得也是閑，覺得也是妄。這箇說話不是抑他古人，須是自己眼活始得。擊拂子：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著實為人處？師云：我何曾向汝說虛頭來？僧云：本色宗師，天然有在。師拈拄杖打一下，云：這掠虛漢，不打更待何時？
上堂：禪不可參，道不可學，學道參禪，無繩自縛。金毛獅子奮全威，祥麟只有一隻角。畢竟如何？趙州觀音院裏，壁上掛箇葫蘆，有時風吹，歷落歷落。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客來須看，賊來須打。衲僧門下道出常情，作麼生與他相見？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雲片片，水潺潺，舉目千山復萬山。山容寂寂，鳥語關關。門前古路平如砥，不與時人共往還。擊拂子，便下座。
上堂：一切眾生為物所轉，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諸禪德！彼此丈夫莫受人謾。且所轉是甚麼物？能轉又是甚麼？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雖然，放過也好。劒隨風浪化，莫記刻舟痕。
化主回，上堂。禪子臨川化導歸，入門一笑展雙眉，破微塵出大經卷，打皷椎鐘報眾知。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昨夜春回空劫外，覺華香綻不萌枝。

祖忌，拈香。來時缺兩齒，去時留一履，這個老胡僧，孟浪絕倫比。乃喚云：者裏還有祖師麼？老僧與伊廝見則箇。以香置鑪，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因雪，上堂。大地雪漫漫，山深分外寒，斷肱人不到，面壁也無端。大眾！且道是祖師無端？山僧無端？拈拄杖擲下，云：無端，無端。

元旦，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致太平，衲僧得一滴水氷生。拈拄杖。只如拄杖子得一時如何？直示新年頭佛法，敲風打雨任縱橫。靠拄杖。

上堂。今朝正月十五，緇白填門塞戶。侍者才覆上堂，道人擊動法皷。老僧狼忙出來，何暇舉今論古？平生貶剝諸方，今日一場莽鹵。大眾，莽鹵則不無，也須知時識宜始得。不如詐啞佯聾，冷地看他村歌社舞。擊拂子，下座。

敘謝兩序，上堂。打開寶藏，運出家珍。普濟羣生，悉令充足。金剛圈，栗棘蓬，總是閒家潑具。只如遇賤則貴，逢低則高，不傷物義一句合作麼生？饌飯從教香馥郁，紙衣莫使墨淋漓。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襍花開爛熳，老樹聳崢嶸。人在碧溪橋上立，水流東去聽無聲。拍禪床，下座。

師因僧問：騎虎頭，撩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云：渠儂得自由。僧云：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且如何？師云：入水見長人。

師問僧云：一句內，二句外，明得是第幾機？僧擬對，師云：擬心即差，開口即失去。

浴佛，上堂。真佛無形，浴箇什麼？毗藍園裏妄見空花，雲門令行不到今日。驀拈拄杖，召大眾，云：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劒，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

結夏，上堂。九旬禁足今朝始，特地升堂為指南，一念不生三際斷，百千諸佛是同參。同參事則不問，且道百千諸佛只今向甚處安身立命？擊拂子，手執夜明符，幾个知天曉？

上堂，舉：道吾問雲岩云：脫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岩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拈云：不生不滅與非不生不滅處總無相見分。若有人問雲居：脫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只向他道：什麼處不相見？驀拈拄杖畫一畫，下座。

師問僧云：汝與麼遠來親附老僧，他時異日忽有人問：老僧還有為人處也無？汝作麼生答？僧擬進語，師呵云：去！莫道曾見老僧來。

上堂：我這裏無佛法可說、無禪道可學，汝諸方說得底、學得底，直須盡情放下，內無所守、外無所倚，不妨做個洒洒落落衲僧。正

與麼時，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擊拂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
上堂。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十方無壁落，四面絕遮欄。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寒山拾得，更是討頭鼻不著。便下座。
上堂：解夏之後，東去西去，南去北去，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是閨閣中物，捨不得，未免墮坑落塹。擊拂子：當門更不栽荊棘，免被人來惹著衣。
上堂：雲居沒能為，只麼隨緣過，飢來索飯噇，困來伸脚臥。禪亦不能參，偈亦不會做，談玄說妙人，總似驢拽磨。
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鈯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垃圾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鞭起銕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指火示僧云：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師云：趙州老老大大，剛要挑灰弄火。雲居則不然，相共圍爐燒火向，主賓道合自忘言。
上堂：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幾人向活句中死却？幾人向死句中活却？更有一人能死能活，坐斷一切語句，却來雲居手中覓棒吃。因向他道：且莫草草匆匆，明日來與汝一坑埋却。何故？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義。藏主！火與汝往來者是藏，不與汝往來者亦是藏。要明第一義諦，切忌死他。語下，以火把打一圓相，云：月不待風而凉，日不待火而熱。擲下火。
正旦，上堂。一切無情，皆有佛性。晨朝起來，慶賀新年。法堂上撞著露柱，禮他三拜，有何不可？安樂山神無端性燥，鼓合點胸。尊者在佛殿基上說是說非，總與二十拄杖，趁出趙州關外去也。不見道，三千條令主者施行。
應高僧選，退院，上堂。我來雲中居，五載如轉燭。所樂在忘緣，心心自知足。虛名不可逃，驛書到空谷。笑看折脚鐺，委置憑誰續？摩挲七尺藤，光漆耀人目。用捨各有時，去住何拘束？珍重同道流，共唱清平曲。驀拈拄杖，召大眾，云：且道清平曲是甚腔調？喝一喝，下座。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一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二

門人　智粵　等編

徑山語錄

師於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入寺，指山門云：我此法門天寬地闊，汝等諸人於中出入，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始得。喝一喝。
佛殿燒香，云：三世諸佛即今向香烟起處放光現瑞，轉大法輪，狸奴白牯呵呵大笑，露柱燈籠呵呵大笑。
據室，拈拄杖云：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道得也，二十拄杖；道不得也，二十拄杖。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卓拄杖。
拈箚。這一句子，盡大地人受用不盡，老僧今日感恩有分。
指座：從上先德推此一位以為極則，莊上座見得只是尋常。遂陞座，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僧問：九重天上承　恩澤，五髻峰頭據祖關。四海禪流齊側耳，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云：須彌頂上擊金鐘。進云：與麼則過量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太平歌。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進云：和尚遠辭　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待盆盂峰[跳-兆+孛]跳即向汝道。進云：適聞疏中有語：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云：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進云：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閑掣取錦標歸。師云：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乃云：山僧道慚先哲，跡混叢林，任運度時，貴圖藏拙。何期京師宿德謬採虛聲，俾預高僧之選，叨蒙　聖主之恩，召對　禁庭，親承睿獎，法衣特賜，光揚少室宗風，　寵命載頒，來主國一祖席。教中所謂我本無心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當此之時，下情惟知忻感而已。若曰闡揚佛法、報答　皇恩，且佛法如何闡揚？　皇恩如何報答？到者裏也要諸人共相知委。擊拂子：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　復說偈曰：親奉　綸音出　禁圍，凌霄峰頂唱玄機。報恩一句能相委，選佛場中及第歸。
冬至日，上堂。魯公臺上書雲：是世法，不是佛法。慈明堂前揭榜：是佛法，不是世法。徑山門下佛法，世法拈放一邊。施主今日辦供，堂中大有胡餅，一任諸人橫咬豎咬。
上堂：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橫按鎮鉏，拋沙撒土。敢問諸人，既是橫按鎮鉏，因甚拋沙撒土？莫是徑山老漢說禪全無本據麼？掇轉南辰向北看，天上日輪正卓午。

師因僧請益次，師云：汝自己分上少箇什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云：只知貪程，不覺蹉路。
佛成道，上堂，舉：世尊於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成無上道，嘆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為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云：我要問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智慧德相？喚什麼作妄想執著？擬議不來，劈脊便棓。眾中還有與釋迦老子出氣者麼？拈拄杖。不敢望汝與釋迦老子出氣，只是自己鼻孔摸索得著也好。靠拄杖。
上堂。徑山今日無可管待來賓，未免將佛祖骨髓和盤托出以當藥石，只恐諸人向諸方築著一肚皮殘羹餿飯，遇斯藥石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返使旁觀一場笑具。正與麼時，且道誰是旁觀者？回顧侍者，云：幾乎錯下注脚。便下座。
元旦，上堂。老僧未開口已前，一切時、一切處，普光心印，文彩全彰，待汝著眼覷來，早是塗糊了也。今朝特為點出，普請諸人證據。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新年把筆，萬事大吉。靠拄杖，下座。
師問僧云：盡十方世界是毗盧正印，你道印紐落在什麼人手裏？僧擬議，師厲聲云：且去，別時來。
上堂，舉：古德云：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師云：離家舍、不離家舍，在途中、不在途中即不論，徑山道：盡大地止有一人合受人天供養。諸人還識那一人麼？擊拂子：莫教開却眼，鷂子過新羅。
上堂。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天下老和尚也只與麼，獨有徑山却不與麼。你道與麼不與麼還有優劣也無？拈拄杖畫一畫，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昨夜三更月到窻，文殊坐對維摩詰。便下座。
藥監寺火，應病與藥。據欵結按：金剛圈，栗棘蓬，透不過，吞不下，摠是死漢。山前猛虎趁於菟，火裏蜘蟟吞虌鼻。
上堂，舉：盤山和尚云：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和尚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云：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芥室和尚忌，拈香云：巴陵三轉語，太殺誇張；楊岐女人拜，徒勞賣弄。徑山今日爇此枯木，不是供養先師，只要天下衲僧知有些子氣息。遂插香，召大眾云：且道是甚氣息？眾無語，師哭云：蒼天！蒼天！
上堂：顛倒想滅，生死路絕。生死路絕，涅槃界空。洞山五位，臨濟三玄，擬向甚處安著？朝悠悠，暮悠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拍禪床，下座。

上堂。古人說不到處，今人說得到；今人行不到處，古人行得到。要知行不到處，便是說不到處；要知說得到處，便是行得到處。古人、今人鼻孔摠在徑山拄杖頭上，諸方老宿作麼拈掇？現前大眾作麼拈掇？拈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云：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卓，泰首座不得果子吃。師拈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卓，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鉄牛之機。搆得搆不得即不問，你道祖師開口，舌頭落在甚麼處？擊拂子：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上堂，舉：古德因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古德云：春來草自青。師云：古德與麼答話，雖赴來機，要且未能脫洒。今日忽有人問徑山：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即向他道：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三十年後，一任天下衲僧胡卜亂卜。

上堂：妙用全彰，無在不在。通身是眼，覿不能及；通身是口，說不能到。汝等諸人聞與麼道，將謂有多少奇特，殊不知賤如糞土，輕似毫毛。便下座。

佛涅槃，上堂。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師云：瞿曇末上一場敗闕，百萬億眾中更無一人有衲僧氣息。諸人還見世尊以手摩胸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上堂。良久，云：自有生佛以來，說法如雲如雨者不可勝紀。徑山今日權借虛空為口、須彌為舌，宣說真俗不二法門。十方世界情與無情，一時異口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眾中莫有旁不甘的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拈拄杖卓一下，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豎拂子，云：誌公和尚即今在徑山拂子頭上打筋斗，供養諸人昔所未見者。看看，南天台，北五臺，走得遍，還到來。喝一喝，下座。

佛誕，上堂：瞿曇降誕是斯辰，啜賺古今多少人？恨殺雲門棒頭短，虛空迸作一條痕。

上堂，豎拂子云：十方諸佛在拂子頭上異口同音宣說安居法門，云：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刼即今時之用。撞著十字街頭廖胡子揚聲唱言：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好點一把火照看，諸佛世尊一時懾懼而散。汝等沙門釋子作麼生與諸佛出氣？擊拂子云：徒將不平事，說與負心人。

上堂，僧問：如何是宗門向上第一句？師云：我若向你說，即是第二句。進云：二六時中如何用心？師云：無你用心處。乃云：大光明藏，無幽不燭，一槌打碎，孰辨端倪？赤梢鯉魚跳入龍門，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諸人濕却袈裟角，還知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解夏止有一月日在，剋期取證事作麼生？眾中忽有箇漢出來道：長長年，儱侗月。老僧拽拄杖趁出。然則膏肓之門難以發藥，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禪德解制之後，東去、西去、南去、北去，忽然三家村裏撞著个風顛漢，問云：上座自徑山來，只如開山和尚有言：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畢竟意作麼生？須是方便答他始得，不可向伊舉古舉今、說事說理，不可拂袖便行、驀面便吐。設若答他不契，被他叱云：徑山飽柴飽水，輸與上座受用。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累及老僧也是箇無孔鐵槌。擊拂子，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

上堂：子胡喝僧看狗，趙州喚僧喫茶，冷地看來，慚惶殺人。老僧不曾辜負諸人，諸人不得辜負老僧。

因事，上堂。嗟末法，惡時世，眾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冤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古人一期說話，誰知驗在今日？雖然，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拈拄杖，敲香几，云：永嘉大師來也。卓拄杖。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盆盂口向天。進云：此是古人語[妳-女+口]？師云：老僧用得恰好。進云：如何是奇特事？師云：千年田，八百主。進云：學人不會。師云：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僧禮拜，師乃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盡是法相，喚什麼作第一義？有者背地裏商量，便道：常在心目之間，迥出思議之表。殊不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要明第一義，猶隔海在。擊拂子，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祖忌，拈香。梁王殿上將金博金，少室峰前以楔出楔。葱嶺那邊逢宋雲，誰知弄巧翻成拙。

上堂：群陰剝盡一陽生，萬國懽呼賀太平。日出三竿天四霽，五雲獨繞九重城。
履首座入塔。真實履踐的人，出生入死，如同游戲。且眉間掛劒時如何？擬議不來，髑髏著地。
上堂，舉：真淨和尚上堂云：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聲欬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阿呵呵！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顯示過量境界、自在禪定，還他真淨老人。若是衲僧門下，猶欠悟在。徑山則不然。拈拄杖，卓一下，云：得之於心，事事無碍；應之於手，法法圓成。靠拄杖，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到這裏，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擊碎三玄三要門，普天匝地清風起。
上堂。衲僧門下，貴圖直截。如何是佛殿裏底？如何是道墻外底？此是趙州和尚直截為人處。然則徑山直截處，也要諸人共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盡大地是光明藏，盡大地是解脫門，盡大地是金剛寶座，盡大地是毗盧正體。汝等諸人同一心知、同一眼見，因甚緇素不出，不得自在受用？徑山今日一一拋向諸人面前，普請證據。良久，云：楊岐驢子[跳-兆+孛]跳，觸碎雲峰桶箍，不是龍門上客，莫來倒捋虎鬚。擊拂子，下座。
師問僧云：汝破夏來，見老僧著甚來由？僧云：生死事大。師云：山上與山下同一天地，因甚炎凉不同？僧云：和尚自生分別。師以坐具撼之云：他時異日也道見徑山來。僧發憤趨出，師喚云：上座！僧回首，師云：生死事大那！僧禮拜。
上堂。人從廬岳來，接得華頂信，報道：南山白額虎却在龍淵裏藏牙伏爪，東海赤梢鯉直上鷲峰頭躍浪衝波。好大眾，一大藏教何曾說到這裏？雖然，徑山拄杖子未肯放過在。拈拄杖畫一畫，云：仙人張古老，不受藥葫蘆。靠拄杖，下座。
上堂。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眾生欲種種說法，釋迦老子四楞塌地了也。還有扶得起者麼？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忽若睦州和尚道：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有什麼過？擊拂子，下座。
元旦，上堂。新年頭，不可與諸人葛藤。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你道趙州和尚使得十二時辰，還有勘驗處也無？擊拂子：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上堂。鳥窠吹起布毛，通侍者便解悟去。如蟲禦木，偶爾成文。雲門颺下柴爿，一大藏教只這是。為蛇畫足，取笑旁觀。徑山與麼批判，譬如獅子王哮吼，諸獅子兒聞之悉增勇健。若是野干之流，自懷狂怖，又爭怪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最初一機，末後一句，耀古騰今，撐天拄地。明眼衲僧無摸索處，覿面當機一槌粉碎。這箇說話惟悟者方知，若是無智人前，未免翻成戲論。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上堂。今朝五月初一，箇事為君指出，堦下流水潺湲，門外新篁蓊鬱，非惟歷歷明明，抑且綿綿密密，老僧更無傳持，大眾何有得失？回顧侍者，云：忽若有个無面目漢到來相看，只向他道：不必，不必。便下座。

解夏，上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若無諸佛住持首楞嚴定，眾生隨順無明業識，然迷悟在人而不在法。徑山一夏與諸人同出同入，要且不離一相三昧。今當自恣之辰，西天蠟人氷、東土銕彈子即不問。拈拄杖，云：拄杖子穿過釋迦老子鼻孔，因甚諸人罔知痛覺？靠拄杖，云：大海若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上堂。玄沙因皷山至，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云：誠知你向驢胎馬腹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這個不得。山云：和尚為什麼道得，某甲道不得？沙云：我得你不得。師云：玄沙與皷山，難兄亦難弟，若要出得這個，總欠悟在。雪竇云：只知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師云：緇素眼何在？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上堂。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自伶俐漢聞與麼道，自然別有出身之句。有麼？有麼？擊拂子：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提國，淨名杜口於毗耶離城。是皆靈龜曳尾，拂跡跡生。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爭奈覆盆之下，漆黑黑地。四來禪侶，同此坐夏。既無兩錯商量，亦無正因可說。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上堂：心心不昧，法法無差。金剛與泥人揩背即不問，且道鴟吻咬却佛殿脊，還有勘驗處也無？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捉得賊。賊！賊！便下座。

上堂。布袋頭解開了，十方世界蕩蕩無邊。衲僧家緊峭草鞋，橫擔拄杖，東西南北，去住自由，不妨慶快。忽若撞著杜撰巡官，問道：上座！如何是行脚事？也須好好祗對他始得。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

璣藏主火。辯傾河漢，文綴珠璣，生死岸頭，總用不著。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箇右字。提起火云：勝熱門頭參得透，丙丁童子念摩訶。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岩桂吹香滿寥泬。風景凄清，泉聲幽咽，祖意明明誰辨別？大藏小藏，橫說竪說，不出如今箇時節。同不同？別不別？堪悲堪咲老寒山，剛道吾心似秋月。拍禪床，下座。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我東震旦土唯傳心印，接上乘人，大是可笑，笑須三十年。眾中忽有个漢出來道：徑山與麼道，也好笑三十年。老僧下禪床，與伊握手共笑。當是之時，也無佛，也無祖，也無禪，也無道，也無人，也無我，豈不快哉！拈拄杖：有麼？有麼？卓拄杖：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踈，伏惟珍重。

上堂。前念昏迷是病，後念覺悟是藥，直教脫體風流，藥病盡情拈却。所以道：一大藏教盡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義。只如文殊舉起玻璃盞，問無著云：南方還有者個也無？畢竟是何道理？拈拄杖畫一畫，云：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可知禮也。

浴佛，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云：汝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云：把將那個來。山休去。師云：藥山能縱不能奪，遵布衲能奪不能縱，摠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云：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這個那個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顢頇。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舉雲門大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答云：門外讀書人報來。師頌云：問著和尚家風，開口便成話墮。門外讀書人來，未免之乎者也。

上堂。諸方說禪說道，舉古舉今，龍象駢闐，法筵隆盛。徑山這裏一味據欹結案，有人渾身錦繡入來，直教他寸絲不挂而去；有人不挂寸絲入來，直教他渾身錦繡而去。眾中忽有個漢出來道：總不與麼來時如何？二十棒一棒也不放過。大眾！且道此棒是賞伊？罰伊？拈拄杖，云：他時異日逢人不得錯舉。卓拄杖，下座。

上堂：前半夏過去已過去，後半夏未來猶未來。即今中夏，現在空寂。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脚驢子弄蹄行，頂門放出遼天鶻。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因諸寺長老入山，上堂云：臨濟入門便喝，是甚麼熱碗鳴聲？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洞山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師云：

五祖老人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乃豎起拂子云：德山、臨濟、洞山、雲門，只今在拂子頭上各說不二法門了，一時走入淨瓶裏澡浴去也。何故如此？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舉：雲門和尚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這僧置箇問頭不妨親切，只如雲門與麼答，還有為人處也無？徑山則不然，忽有人與麼問，但向伊道：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拈拄杖畫一畫，下座。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二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三

門人　智粵　編輯

小參

雲居入寺，當晚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時十字街頭拋沙撒土，有時千峰影裏嘯月披雲。卷舒在我，縱奪臨機。譬如洪鐘在簴，大扣大鳴，小扣小鳴；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了無今古之分，亦無去來之相。把住則乾坤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正與麼時，且道把住則是？放行則是？良久，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　復說偈云：我本江湖落魄人，年來隨處著渾身。業風吹到雲居寺，贏得相依安樂神。

夜參。山深寒重，各自知時，豈可繁詞，久勞眾聽？歸向堂中燒榾柮，不妨天曉候鷄鳴。

結夏，小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等諸人發志參禪，早是不著便，何況聽他繩床上老宿說玄說妙、舉古舉今，以當宗乘，遠之遠矣。即今要與本地相應，直須從前放下，百不知、百不會，向生佛已前著一隻眼，看是個什麼？忽然拶破虛空，便見十方世界盡是圓覺伽藍，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山僧與麼道，也是作死馬醫。若是超宗越格底衲僧，著著自有出身之路。拈拄杖：眾中還有超宗越格底衲僧麼？卓拄杖：泥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云：路轉溪迴空院靜。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太平時代自由身。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云：無毛鷂子貼天飛。　乃云：我此深山絕頂，今夜歲盡年窮，無可與諸人分歲，更不學他北禪烹露地白牛，只將東山老祖銕餕餡供養諸人，若也咬嚼得破，自然一飽能消萬刼飢，直饒諸方百味珍羞吃了便須吐却。何故？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巴歌合出陽春調，脫體風流出當家。　復說偈曰：烏兔循環歲又除，普光心印只如斯，相逢總是英靈漢，不向當頭捋虎鬚。

解夏，小參。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云：達道者方知。僧云：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云：捉賊不如曜賊。僧云：明眼人瞞他一點也不得。師云：情知你不是好心。　乃云：諸禪德，光陰易過，佛法難逢。纔看夏日炎炎，又見秋風拂拂。古人立三期限令汝取證，汝試審思看，九十日內成得箇甚麼事？經云：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且菩薩乘作麼生踞？寂滅行又如何修？若能一

念知非，全體顯現，一切煩惱畢竟清淨，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其或未然，切忌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拈拄杖，云：拄杖子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阿修羅王忍俊不禁，直上三十三天與釋提桓因鬪戰。汝等諸人還聞鑼皷聲麼？以拄杖卓一下，云：且莫瞌睡。

當晚，小參。佛祖方便，數如河沙，撿點將來，皆為剩語。饒汝門庭施設、機辯縱橫，未出意根，徒自欺誑。決欲究明千聖向上一著，直須截斷塵緣、豁開己眼，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自然常光現前，壁立萬仞，盡十方世界是涅槃妙心，更覓一法如微塵許，有生滅相了不可得。諸上座還委悉麼？百尺竿頭咲轉身，却來堂中疊足坐。

復舉：當山國一祖師因馬祖遣僧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祖云：待汝回去。時有信僧云：即今便回去。祖云：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師拈云：馬祖大似埋兵掉鬪，國一可謂遇變出奇。者僧雖善通使命，要且勞而無功。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舀夜塘水。

除夜，小參。年窮歲盡，地凍天寒，現前禪侶圍繞繩床，擬聽老僧處分個甚麼？若說佛法，佛法無說；若論世法，世法無論，便爾休去，將謂無折合。只如大慧老人平昔以竹篦用事，還曾打著一個知痛痒底衲僧麼？密菴和尚將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更是不識好惡。徑山拄杖子今夜忍俊不禁，出來與諸人決擇是非去也。拈拄杖畫一畫，云：一氣不言含有像，萬靈何處謝無私？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古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頌云：東村王老夜燒錢，管取新年勝舊年，溪上石人相耳語，銕牛耕遍劫初田。

解夏，小參。絕頂寥寥，亂山矗矗，不離當處，即是道場，何假對揚，方稱佛事？更說什麼長期、短期，尅念、攝念？摩竭提國早涉繁辭，毗耶離城翻成剩語。只如溈山問仰山云：子一夏作得箇什麼？蝦為子屈。仰山云：鉏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有甚共語處？溈山云：子一夏可謂不空過，何不與伊本分草料？仰山問溈山云：和尚一夏作得箇什麼？不妨賣峭。溈山云：日間一飡，夜間一寢，隨摟搜漢。仰山云：和尚一夏可謂不空過，互相欺瞞。今夜忽有人問徑山：一夏作得個什麼？只向他道：步步踏著實地。且道是空過？不空過？拈拄杖畫一畫，云：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木落崖石出。進云：只如開山和尚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僧禮拜，師乃云：徑山今夜分歲小小開箇家宴，普請諸人隨分納些些楊岐栗棘蓬、東山銕餕餡，早已和盤托出了也。

若是擘不開、吞不下，又爭怪得眾中忽有個漢出來道：也只是家常茶飯。老僧指出露地白牛向伊道：你莫是庖丁手麼？擬議不來，劈脊便打。何故？禁令既嚴，不許攙行奪市。復說偈曰：浮世光陰自不多，看看又是一年過，夜參欲說無窮事，奈此風頭峭硬何。

結制。小參。心如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從上佛祖莫不以此心法傳示將來，作大佛事。徑山只今以此心法為大伽藍，十方法界若聖若凡，同一安居平等性智。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過去諸如來，斯門以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卓拄杖一下。復舉趙州勘婆子話，頌云：臺山路上婆子，勘破須他趙州。我道全無巴鼻，人言亦有來由。

解制，小參。古者道：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空劫已前，無佛、無眾生，真如、般若從誰得名？我此五髻峰頭、千年古寺、四來禪侶聚首安居九十日夏，今以告圓，空劫已前事即不問，汝日用中間還與自己得相應也無？良久，適來有一人為蛇畫足，輒入葛藤窠裡去也。拈拄杖：且聽拄杖子出來露箇消息。卓拄杖，云：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

復說偈云：絕頂凉生夜氣清，三期功滿不留情。布單欲賣且休賣，穩靠蒲團樂太平。

冬至，小參。寒來暑往，陰極陽生，二曜循環，四時合節，此造化無私之功，寔古今不易之論。我等沙門釋子，不知歲之餘閏，不問月之大小，喚作無事人則可，喚作了事人則不可，八萬四千法門、一千七百公案，須是一一參究、一一透脫始得。驀拈拄杖，召大眾，云：傅大士即今在諸人鼻孔裏騎牛出入，一個個眼眨眨地，要且捉摸他不著。卓拄杖，陽氣發時無硬地，庭前石笋有新條。復舉：僧問古德云：冬至後日長多少？古德云：一線長。又僧問古德云：冬至後日長多少？古德云：長一線。師頌云：一線長，長一線，開口須知有方便，東頭賣貴，西頭賣賤，靈利衲僧，有眼不見。見不見，頭上金烏急如箭。

除夕，小參。萬緣寢息，一性融通，大用全彰，神機獨露。古佛與露柱交參，燈籠與占 波鬬額，不是神通所現，亦非法爾當然。正與麼時，廣澤龍王與陳如尊者耳語：明日慶賀新年，為復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大慧老人以黑漆竹篦打地一下，云：囚！你有許多撈攘，一時走上善法堂前，擬向天帝釋雪屈。乃喝一喝，云：若不喝住，未免雨似盆傾。　復舉：北禪賢禪師除夜示眾云：今夜無可與諸人分歲，未免烹露地白牛、燒榾柮火、唱村田樂，免致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有僧隨後喚云：和尚！門外有公人來。賢云：作甚麼？僧云：道勾和尚納皮肉。賢將暖帽

擲與之，僧接得，跪進云：天寒，且還和尚帽子。賢呵呵大笑。師頌云：分歲聊烹露地牛，要輸皮肉任來勾，大家唱起村田樂，無可還他即便休。

解夏，小參。目前無法，法外無心，心法俱忘，理事交徹，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頭頭顯示真機，物物全彰妙用，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釋迦老子滿面慚惶；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達磨大師一場漏逗。大抵叢林以小參為家教，汝等諸人每日著衣喫飯有什麼過？九旬夏滿，不妨去住自由，老僧住持事繁，更不叨叨嘮嘮。擊拂子，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復舉：翠岩參禪師夏末示眾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師云：一夏東語復西話，翠岩方便苦無多，眉毛打失渾閑事，爭免全身入草窠？

除夜，小參。我此法印，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自古自今、若幽若顯，無有一法不在裏許。所以，得之於心，千變萬化；失之於旨，萬別千差。汝等諸人從年頭至年尾，滿眼覷著大似不曾見、滿耳聽來大似不曾聞，何異飯籮裡坐甘受其餓、大水裏浸甘受其渴？徑山今夜不恢慈悲，未免重為注破。拈拄杖，卓一下：一年光景今宵盡，萬里更無人未歸。復說偈曰：坐守空山歲又窮，夜堂相聚話西東，少林一曲無今古，自是諸方調不同。

解夏，小參。教中云：袈裟下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袈裟下失人身者，如大地中土。以是言之，人身極不易得，佛法實是難逢。我輩沙門釋子，那邊經冬、這邊過夏，要住即住、要行即行，幸無飢寒之迫，亦無征役之勞。當念寒暑迭遷、死生交謝，前路茫茫，擬何憑仗？於斯勤加精進，早求出離，庶幾報答佛恩，免致埋沒自己。若是伶俐衲僧聞與麼道，出來向千聖頂[寧*頁]露箇消息，便見九旬無虛弃之功、百劫即今時之用，堪與佛祖為師，合受人天供養。其或未然，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

結夏，小參。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自非過量人，難明過量事。總無邊剎海向一毫端，於一毫端而建伽藍；促無量劫數為一念頃，於一念頃是聖是凡？普請禁足安居平等性智，蝦蟇、蚯蚓悉證圓通，文殊、普賢共相慶讚，此蓋如實之理、稱性之言。若是義學之徒，見不超色、聽不出聲，分彼分此、說染說淨，返謂我衲僧家脫空謾語，又爭怪得？拈拄杖，畫一畫，云：情塵消盡見端的，不歷僧祇獲法身。　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洞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洞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頌云：覿面當機見洞山，正偏迴互不相關，無寒暑處堪迴避，那取工夫到一翻？

結夏，小參。古佛堂前曾無異路，祖師門下寧有多談？然佛法不異人心，自用無非祖意，良由取捨妄見異同。若能直下承當，便可隨時受用，根塵迥脫，境智互融，這邊那邊唯我自知，正法像法該他不著。若也分別名相、馳騁知解以當本參，何異者砂欲成嘉饌？豈不見釋迦世尊於楞嚴會上語阿難云：汝雖歷劫多聞，不如一日修無漏學。且無漏學作麼生修？若謂有修有證，正是誑謼閭閻；若謂無說無聞，未免顢頇佛性。諸禪德！到者裏須是如實體究，從人決擇始得。明日結制，剋期取證，九十日內莫作等閒，時不待人，各宜勉力。擊拂子。　復舉：德山和尚小參，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德山云：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者個公案，諸方老宿凡遇小參，未免批判一上，然只能扶強，不能扶弱。徑山今夜要斷不平，牙如劒樹，口似磉盆，還他德山老漢若是辨衲僧眼，猶欠悟在。這僧當時才出，直云：某甲今夜不問話，只與和尚相見則個。他若行棒，便與接住一送，非惟坐斷德山，抑亦是個俊快衲僧。拈拄杖，卓一下：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解夏，小參。菩提道果，本自圓成。不假修為，豈從人得？聖凡情盡，體露真常。頭頭上明，物物上具。如斯了達，徹見根源。打破生死牢關，掀翻是非窠窟。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圓覺伽藍。佛國魔宮，隨緣遊戲。婬坊酒肆，任性安居。了無染淨之分，豈有去來之異？此名正徧知海，亦名大解脫門。驀拈拄杖，豎起，云：釋迦世尊圍繞恒河沙數諸佛，只今在徑山拄杖頭上休夏自恣，各各演說無量無邊微妙法藏。汝等諸人不假兩眼，還見麼？不假兩耳，還聞麼？其或未見未聞，切忌向虛空裏圖度。靠拄杖：羚羊掛角千峰上，更有羚羊在上頭。　復舉：洞山和尚示眾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僧下語多不契。有僧傳至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復傳此語至洞山，山云：瀏陽乃有古佛出世。師頌云：秋初夏末走西東，拄杖頭邊活路通。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一片碧茸茸。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三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四

門人　智勝等　編

拈古

舉：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仙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拈云：仙人善問，世尊善答，可謂光前絕後。若是那一通，總未夢見在。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尊者：師兄！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葉召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拈云：若向剎竿未倒時會得，埋沒先宗；若向剎竿倒却後會得，辜負自己。且道世尊傳金襴外，畢竟別傳何物？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
舉：二祖問達磨大師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拈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
舉：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拈云：得與不得、會與不會即不問，祖師性命因甚落在者僧手裏？擊拂子，下座。
舉：國一欽禪師因馬大師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國一發緘，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拈云：箭鋒相直，縱奪當機，還他馬祖，國一始得。驀拈拄杖，召大眾云：只如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畢竟意在於何？卓拄杖。
舉：馬祖因僧參次，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祖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祖靠拄杖休去。拈云：大師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者僧棒既喫了，要且有理難伸。復云：作麼生會他休去底道理？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眾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拈云：山僧若作，者僧待他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即對他道：和尚鼻索在某甲手裏。直饒王老師別有長處，也只得忍氣吞聲。
舉：歸宗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一圓相，圍却一株菜，以標插之，語首座大眾云：輒不得動著，各下一轉語來。是時一眾各呈見解，未曾有契者。宗以棒趁云：者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喫却我多少菜，不能與園頭出氣。乃踏倒標子，拽著菜株而歸。拈云：設有僧拔却者一株菜，莫契得歸宗麼？拈拄杖敲香几云：歸宗和尚來也。靠拄杖。

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化？拈云：兩個漢總與一坑埋却，不為分外。雖然，也不得草草。良久，雲：自帝鄉去，水從江漢流。

舉鹽官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麼人打得？眾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拈云：南泉與麼道，鹽官還肯伊也無？山僧即不然，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麼人打得？但向他道：打即不辭，只是罕遇知音。

舉：盤山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山忽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拈云：夫為人師者，須具透關眼、別邪正、驗來機，只如盤山認箇昭昭靈靈以為極則，馬大師從而印可，豈不孤負先聖、欺罔後昆？山僧此間若有這般人，必然別有生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舉：藥山晚參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只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入眾，拈云：大小藥山，龍頭蛇尾，者僧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大眾！特牛生兒也，山僧向汝道，問將一句來。

舉：芙蓉毓禪師因龐居士問：馬祖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蓉云：某甲 尚不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云：只此見解，也無討處。蓉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麼？蓉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寔也。士撫掌而去。拈云：芙蓉無端惹起許多葛藤，若約徑山見處，便與攔胷一踏，直饒龐居士知有馬大師著實處，也做手脚不及。

舉：金牛和尚凡自做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舁飯桶云：僧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咲。拈云：賊身已露。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便歸方丈。士隨入，云：弄巧成拙。拈云：我要問龐居士：喚甚麼作本來人？作麼生是沒絃琴？拈拄杖。不是放過馬大師，只是不欲說破。卓拄杖。

舉：雲岩問百丈和尚：每日區區為阿誰？丈云：有一人要。岩云：因甚不教伊自作？丈云：他無家活。拈云：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還會麼？解弄不須霜刃劒，延齡何必九還丹？

舉：烏臼和尚因玄、紹二上座來參，臼問：二禪伯發足甚處？玄云：江西。臼拈棒便打。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臼云：你既不會，後面箇祇對看。紹擬近前，臼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拈云：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諸方祇知烏臼具超宗越格

手段，且不知烏臼徹底老婆心。要識老婆心麼？棒打石人頭，[石*暴][石*暴]論實事。
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只管看。拈云：爭者不得，得者不爭，趙州只管看，要且不識珠。
舉：黃蘗因百丈問：甚處來？蘗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虫麼？蘗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蘗遂與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眾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人今日親遭一口。拈云：師資相得，針芥相投，機鋒互換，照用齊行。譬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二虎奪食，活捉生擒，不傷物命。有者道：百丈無陷虎之機，黃蘗有超師之作。如斯理論，刺腦入膠盆。以拂子畫一畫：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舉：洞山示眾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師拈拄杖云：總向草裏輥，有甚了期？卓拄杖云：囫。
舉：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盆盂去。其僧因此契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趙州向伊道什麼？若云無，者僧為甚悟去？拈云：趙州以楔出楔，雲門看樓打樓。者僧悟去，還有勘處也無？良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舉：趙州因僧遊五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州云：待我為勘過者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眾曰：臺山婆子，我為勘破了也。拈云：眾中盡道趙州勘破婆子，殊不知婆子勘破趙州。
舉：睦州示眾云：你等諸人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拈云：大小睦州通身泥水，我則不與麼。遂厲聲召眾云：退後！退後！眾擬議，拈拄杖一時趁出。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拈云：阿魏無真，水銀無假。
舉：德山示眾云：問即有過，不問有乖。時有僧出作禮，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待你開口，堪作何用？拈云：德山權柄在手，殺活臨時；者僧久經行陣，奮不顧身。然雖如是，未免二俱不了。還有緇素得出者麼？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舉：臨濟陞堂，有僧出，濟便喝，僧亦喝，便拜，濟便打。拈云：譬如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鰕，明眼衲僧不妨辨取。

舉：投子因僧問：依俙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拈云：設有人與麼問，山僧亦云：道什麼？待他道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脚跟下痛與一頓。拈拄杖云：有麼？有麼？靠拄杖云：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舉：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山云：不雕琢。僧云：為甚不雕琢？山云：須知曹山好手拈。云：且道者僧會曹山語？不會曹山語？山僧道：直饒會得，也是無端。

舉：興化陞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歸眾。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拈云：二尊宿，一人買帽相頭，一人隔靴抓痒，雖則一期施設，爭奈遞相鈍置。何故？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舉：湧泉因雪峯來訪，乃門送。峯入簷了，泉云：者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峰乃踊身起，云：道什麼？泉再問，峯云：行他不會。泉云：知即知，只是道不得。拈云：有主有賓，全收全放，直須識取湧泉、雪峯。脫或未然，切忌向虛空裏釘橛。

舉：岩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岩便拜。洞山聞舉，乃云：若不是豁老，也大難承當。岩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拈云：德山不無養子之緣，洞山乃是因齋慶贊。作麼生是岩頭一手擡，一手搦？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舉：雲門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拈云：我不似雲門認奴作郎，指鹿為馬。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卓拄杖。

舉：玄沙因光侍者道：師叔若會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玄沙住後，令人馳書問光云：打鐵船也未？拈云：者箇公案，諸方批判者不為不多，然只能扶強，不能扶弱。山僧今日久勘，不離元狀，敢謂玄沙被光侍者領過，直爾分疎不下。畢竟如何？官無定條，從民私約。

舉：南院因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你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出。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拈云：金將石試。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拈云：玉將火試。擊拂子。一年春已過，臺榭綠陰多。

舉：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拈云：者僧與麼問，風穴與麼答，似則似矣，是則未是。雖然，你要見他風穴三生六十劫。
舉：首山拈竹篦示眾云：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諸人喚作什麼？葉縣省，近前掣得，折作兩截，拋向堦下，却云：是什麼？山云：瞎。縣便禮拜。拈云：脫體風流，須是首山；當機抗敵，還他葉縣。一向與麼去，臨濟佛法掃土而盡。
舉：汾陽示眾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拈云：汾陽一條拄杖，換却天下衲僧眼睛。
舉：松源和尚臨終示眾云：久聚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沉，痛哉！痛哉！拈云：松源老祖壓良為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云：斷貫索莫在和尚手中麼？師云：這瞎漢！拈拄杖便打。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四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五

門人　德琇等　編

頌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文殊白槌，世尊下座。露柱燈籠，分明說破。汝等師僧，還委悉麼？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禮拜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讚嘆而去？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不問無言與有言，倚天長劒寶光寒。良駒何待搖鞭影，慶喜無端被熱謾。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是時眾皆罔措，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示眾拈華處，破顏微笑時，靈山百萬眾，到此盡驚疑。

舉達磨大師因梁武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師遂折蘆渡江。

胡僧齒缺舌頭長，出語如何契帝王？折得莖蘆渡江去，也知無地著慚惶。

舉：六祖大師因風颺剎竿，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不是風兮不是旛，翻身透出萬重關，笑看天上團團月，影落澄潭徹底寒。

舉南陽忠國師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喏。師曰：將為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會得三呼三應，說甚負汝負吾。咬人罕逢師子，逐塊多見韓盧。

舉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曰：正當與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修行。丈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馬祖堂前翫月時，三人兄弟各呈機。一般醜惡難藏掩，爭免傍觀說是非。

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見來，豎起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以拂子掛舊處。良久，云：汝以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

丈亦豎起拂子，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後因黃蘗來參，舉此，蘗遂吐舌。

拈來放去不多爭，父子相將草裏行。一喝耳聾容易曉，舌頭吐出最難明。

舉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隨方應現。具眼衲僧，有甚難見。曉來雨過長江，風動蘆花兩岸。

舉：南泉因兩堂首座爭猫兒，泉乃提起云：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斬却。眾無對，泉遂斬之。至晚，趙州自外歸，泉舉似趙州，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云：汝若在，即救得猫兒。

當陽提起箇猫兒，道得分明救得伊，直下一刀成兩段，草鞋戴出亦徒為。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會也麼？庭前指出牡丹花。黃金把得和沙賣，誰謂南泉是作家？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云：與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

犀牛扇破，重索犀牛。鹽官老漢，好不知羞。

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

魯祖見僧惟面壁，宗師何用口喃喃。怪來昔日毗耶老，獨與文殊作對談。

舉德山初見龍潭，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

千古龍潭水渺瀰，德山親到更何疑？頂門有眼明如日，脚下泥深總不知。

舉：丹霞到一荒院，遇夜取木佛燒火向院主，乃呵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拄杖撥火云：燒取舍利。院主云：木佛何得有舍利？霞云：若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院主嗣後眉鬚墮落。

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鬚。去得眼中屑，重添腦後錐。

舉趙州一日訪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東行西行，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州將拄杖靠壁便出。

趙州探水到茱萸，徹底爭知一滴無？拄杖當時將靠壁，分明直處却成紆。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

宗師開口不留情，只要當人實地行。洞水逆流終可待，西來祖意教誰明。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得見性去？邑云：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一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山禮謝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瞌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邑下禪牀，執仰山手作舞云：猩猩！與汝相見了。

問來親切，答去分明。抑揚有準，敲唱雙行。獼猴瞌睡不瞌睡，六窻正好喚猩猩。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潦倒趙州全勝敵，藏鋒露刃總由他，當陽指出庭前栢，爭似逢僧喚喫茶？

舉昔有一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令一二八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主云：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來祇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燒却菴。

婆子燒菴話，禪人著眼看。三冬無暖氣，六月雪霜寒。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繩牀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忽大悟。

師資會遇固非輕，報汝諸人好辨明。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

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皷普請看。

大地撮來如粟粒，等閑覷著骨毛寒，雪峯為物垂慈切，打皷從教普請看。

舉：僧問道吾：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吾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直示深深處，還他向上人。下床施女拜，祇待更殷勤。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後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桃花一見更無疑，大小靈雲眼[目*荅]眇。笑殺釣漁船上客，無端摘葉又尋枝。

舉臨濟將遷化時，囑三聖曰：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曰：爭敢滅却？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喝下全生殺，機先辨正偏。誰知正法眼，滅向瞎驢邊。

舉：雲門以拄杖示眾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雲門拄杖化龍去，吞却乾坤只等閑，我若見時須拗折，免教一向管窺斑。

舉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

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向上提持，還他投子。可憐馳逐天下人，五五依然二十五。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生殺從來總自由，三邊戈甲一時收。誰知不用施韜略，坐鎮中原四百州。

舉：趙州和尚云：一切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趙州老古錐，使得十二時。床上破蘆蓆，手中麤辣梨。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一句如何舉得全。生鐵鑄成金彈子，扶桑人種陜西田。

舉：唐朝因禪師微時，常運椎擊土塊次，見一大塊，戲椎猛擊之，應碎，忽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一擊百雜碎，萬象齊慶快。大好因！禪師是什麼土塊？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又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即心即佛成妄見，非佛非心妄轉多。拈却兩重關楔子，大平何用動干戈。

舉黃龍南禪師三關語頌曰：

我手何似佛手，舉起便合知有。等閑拶破虛空，正好藏身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開口不妨道著。須信趙州石橋，不比尋常略彴。

人人有個生緣，會得只在目前。不識寒山拾得，喚作文殊普賢。

舉鳥窠和尚因會通侍者告辭，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通曰：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布毛吹示之，通大悟。

日用現行明歷歷，擬心湊泊即瞞頇，布毛吹起無多子，也要當人著眼看。

舉五祖演和尚室中問僧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描不成兮畫不成，娘生面目甚分明。從他逼塞虛空去，休更人前喚小名。

舉兜率悅禪師設三關，問學者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

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

早間吃粥，齋時吃飯，兩箇五百元是一貫。

貴買賤賣，少減多添。要識李四，問取張三。

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杲日麗天，清風匝地。

舉：德山到，溈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邊，從東過西邊，顧視云：無！無！便出。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溈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溈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溈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寶鏡當臺驗作家，德山覷著眼生花，翻身坐斷孤峯頂，一味逢人撒土沙。

舉：僧問趙州和尚：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

急水灘頭解打毬，誰云念念不停流？茫茫六合人如海，脫體風流是趙州。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死中得活亦非常，切忌逢人錯舉揚，昨夜面南看北斗，脚跟不動到家鄉。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磵水湛如藍。

山花似錦水如藍，切忌承言落二三。堅固法身遭指注，大龍有口只宜緘。

舉：天平依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依。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從依錯。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平當時便行，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天平行脚到西院，其奈連施兩錯何。待共商量留過夏，至今錯解不勝多。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拄杖，下座。

手面機輪全殺活，棒頭照用要分明。果然瞎一城人眼，凌辱宗風兩弟兄。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

無中唱出老雲門，拍拍當機調自新，花藥欄雖容易見，爭如北斗裏藏身。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五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六

小師　曇頓等　編

偈

贈景首座

睦州嗣黃蘗，靈樹待雲門，如此人天眼，光明耀乾坤。機奪機兮楔出楔，逆順縱橫誰辨別？師資會遇兮啐啄同時，賓主相忘兮敲唱合節，坐斷玄關正令行，後世何人繼清絕？上人自是英俊流，壯年志氣衝斗牛，集雲峰下分半座，宏規落落追前修。領徒行脚遊江海，勘遍諸方誠絕待，抖擻行囊一物無，七尺烏藤手中在。揭來訪我深雲間，話到無言心亦閑，推出秦時[車*度]轣鑽，等閑靠倒須彌山。

送輪藏主

生佛已前一句子，不惜眉毛為君舉，開口分明落二三，塞却耳根須聽取。只今法道何澆漓，談玄說妙誇傳持，逐塊韓盧知幾幾，咬人罕覩獅子兒。豈不見臨濟三回問黃檗，六十烏藤沒商略，高安灘上驀翻身，倒捋虎鬚施痛摑。道人棄教來參禪，[拚-厶+去]得禁吾劈面拳，藏裏摩尼親搆得，直須擊碎歐峰前。掉臂堂堂出門去，春光爛熳江南路，鷓鴣啼處百花香，鳳栖不在梧桐樹。

送要侍者

道人要學呆，來入呆菴室。呆菴教汝呆，有口說不出。不說亦不聞，無得亦無失。掉頭遊諸方，拄杖挑紅日。笑他老香林，紙襖黑如漆。三三不是九，九九八十一。

送閒長老歸寶勝

君不見夾山散席見船子，一篙打落滄波裏，死眼豁開忽點頭，始信道吾發笑良有以。又不見黃龍行脚見慈明，痛罵不禁魂膽驚，踏著趙州關棳子，方知雲峯出語非常情。近來此話憑誰舉？說妙談玄滿寰宇，若約衲僧門下看，到頭未敢輕相許。子今得座披衣時，東探西討何所為？未跨船舷先轉却，茫茫大地無宗師。憶昔游從非一

日，笑語自能忘得失，信曾親見作家來，平生參學事已畢。明朝復相別，後會未可期，更有一語送爾歸，爾歸故山慎勿違。曉行須待紅日出，毋使霜露沾麻衣。

送明禪人

道人走遍諸方，畢竟為箇甚麼？決欲究明死生，直須從前放下。便請拗折烏藤，試向虛堂靜坐。忽然豆爆寒灰，痛口不妨罵我。我既不識慚惶，一味如聾若啞。笑他昔日睦州，拶得雲門腳跛。

贈詢藏主

老僧燕坐枯木床，心入無言妙三昧。山陰禪者來扣門，手展雲箋覓長偈。長偈欲書不盡書，鐵鞭擊碎摩尼珠。如來藏裏收不得，神光炯炯騰寒虛。驚起南山白額虎，木人拍板空中舞。東土西乾沒祖師，五五依然二十五。

贈閑藏主

道人脊梁鐵作骨，拄杖橫拖眼如鶻，遍尋知識走叢林，開口欲吞三世佛。金鰲背上解翻身，笑指凌霄高突兀，搆得如來藏裏珠，等閑抹過蒼龍窟。

道友二人過予夜話，一友云：此事至難，不可得而擬議。一友云：此事至易，但自不能承當耳。因喻之以二首。

難，難。萬種，千般。纔擬議，即顢頇。青天霹靂，平地波瀾。無說是真說，他觀非正觀。沉淪枉經巨劫，契悟祇在毫端。莫教坐却含元殿，逢人只管覓長安。

易，易。多方，一致。絕承當，忘比喻。耀古騰今，經天緯地。知有亦無知，利他還自利。明明般若真乘，念念塵勞雜事。拔却多年苦瓠根，釋迦不受然燈記。

贈範藏主

藏裏摩尼人不識，護龍河上親收得。揭來托起歐峰前，一道神光射虛碧。置之濁水濁水清，山鬼見之魂膽驚。我欲為渠即奪却，棄與昏衢為照明。仰山傾出一栲栳，狼籍叢林非小小。子今護惜是至

寶，究竟何如放下好。呆菴所說無所憑，不妨携取歸金陵。隨方應現色非色，老胡兩眼猶晶熒。

送慧維那

翠巖接雲峰，克賓嗣興化，師資授受良非輕，千古叢林成話欛。道人欲繼先賢蹤，特披荊棘來相從，法戰不須論勝負，宗壇及第期心空。我今縛屋孤峰頂，心識多年似灰冷，懶將棒喝對人施，仰視青天白日靜。道人復作諸方遊，殷勤索我舉話頭，話頭舉起只這是，太平何用施戈矛？

贈冲藏主

歎息復歎息，向上之機誰辨的。曲彔據坐非不多，接響承虛亦何益。君不見虎丘只是隆知藏，特立宗壇名籍籍。冲禪德，冲禪德，大方高蹈須勉力。煙霞老我寸心灰，要覩叢林古顏色。

琪藏主求

佛祖頂[寧*頁]機，超越諸限量，拶透通天關，所得方諦當。道人當壯年，立志能向上，拄杖挑盆囊，東西遍參訪。再登凌霄峰，雅慕古人樣，操守尚精嚴，結交匪庸妄。往來不往來，是藏不是藏，觸目甚分明，開口翻成謗。莫聽杜阿師，密語相諂誑，到家審思量，別有奇特相。

送恒藏主

把住玄關，不通水泄，向上一著，如何辨別？直饒辯似河傾，機如電掣，到這裏也須卸甲倒戈，亡鋒結舌，說甚麼棒喝交馳，敲唱合節？所以道：金毛踞地奮全威，野干聞之皆腦裂。只如臨濟正法眼藏，因甚却向瞎驢邊滅？雖然有主有賓，到底無示無說。恒禪恒禪知不知，昔何時也今何時？少林曲調天然別，黃金不鑄鍾子期。

次韻送靈隱真藏主

毗盧正體堂堂露，古往今來沒差互。一毫端上洞根源，如日行空恰當午。因憶江西馬大師，聲光烜赫騰坤維。真正舉揚機自別，棒頭

喝下看提持。伶俐衲僧，快須證據。不得無言，不得下語。掀翻藏教葛藤窠，千手大悲攔不住。草中驚起睡菸菟，咬殺南山白額虎。

送達藏主

達磨未來已前，人人鼻孔撩天，天真之佛不昧，日用頭頭現前。逗到遊梁涉魏，未免骨露皮穿，神光錯禮三拜，從茲燄續芳聯。臨濟更無本據，却將一喝流傳，誰知正法眼藏，滅向這瞎驢邊？老我口生白醭，何暇為人說禪？明日洞庭歸去，不妨順水行船。

送宗藏主

宗門向上事，無傳亦無受，紙襖抄得來，未免揚家醜。老我五峰巔，為人懶開口，每遇入室徒，大棓劈脊摟。雖不別機宜，貴在脫窠臼，若是英靈兒，機先合知有。藏教五千餘，流布日已久，盡底為掀翻，不妨誇好手。勘破老雲門，一舉四十九。

送智知客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機先桻透祖師關，聖解凡情盡拈却。豈不見大陽寺裏顯知客，笑倒傍觀韓大伯。猊床高據乳峰頭，千古聲名何烜赫。

送澤藏主

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眾生永息攀緣，諸佛本無言教。趙州為婆子轉藏，太殺顢頇；善慧對梁皇講經，不妨賣峭。當知觸處逢源，切忌隨機失照。道人學脫空，一心求實效，訪我凌霄巔，踏著通天竅。烏藤倒握便翻身，方外悠悠恣高蹈。

送琇藏主

透過龍門赤梢鯉，翻身藏海波濤起。拏雲攫霧勢未休，終不淹他蘆甕裏。老僧靜處薩婆訶，終朝兩眼懸松蘿。秋入叢林正枯槁，疇能沾沃傾天河。魚龍變化固莫測，上人此行宜勉力。百丈重參馬大師，曾聞一喝聾三日。

送念藏主

真誠學道人，脊梁硬如鐵。正念常現前，玄關俱洞徹。拈起犀牛扇，清風撼寥泬。拓開無盡藏，驪珠耀明月。掉頭歸去來，不墮他途轍。出林獅子兒，奮迅天然別。

送如侍者

如來頓教門，一超能直入，截斷知見根，脫去情塵執。啐啄在當機，何啻劈箭急？曾不假思惟，誰云涉階級？百丈參馬師，側侍繩床立，掛拂驀遭呵，掩耳終莫及。點鐵作精金，靈丹只一粒。

送塤侍者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大用全彰，神機罔測。如磁引針，似鏃破的。父子傳持，本無妙密。眷爾塤禪，來入吾室。跳出葛藤，撞著鐵壁。熱喝真拳，雷轟電激。擬心即乖，開口即失。裂破古今，不妨奇特。倒捋虎鬚，唯白拈賊。

送昏侍者

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機投輥芥針，徒誇箭鋒拄。日出天宇高，雲收山嶽露，明明絕覆藏，了了無回互。拶透上頭關，踏著來時路，四七與二三，密意不相付。

送樹藏主

最初機，末後句，未開口時知落處。鳥窠拈起布毛吹，會通侍者便悟去。如來教，祖師禪，了無密意堪流傳。日用現行明歷歷，靈光洞徹威音前。一大藏教對一說，明眼衲僧難辨別。南海波斯笑展眉，金剛腦後三斤鐵。

送瀚藏主

侍者參得禪，千了與百當。翻身更那邊，拶透如來藏。就中探出摩尼珠，靈光烜赫騰十虛。是聖是凡難近傍，爍迦羅眼那能窺。老僧一見即奪却，特地從頭問渠索。無事相將草裏行，笑倒東村王大伯。噫噓嘻，無人知，橫拈鐵笛順風吹。十影神駒立海涯，九苞祥鳳凌空飛。

送蓀藏主

參到無參，學到無學。無師之智忽現前，聖解凡情盡拈却。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東山解道鉢囉娘，梵語唐言該不著。道人近自雲峰來，探玄有志非凡才。截斷從前知見網，龍門一躍生風雷。兔角拄杖活鱍鱍，卓向虛空任拈掇。休誇臨濟小廝兒，黃檗虎鬚曾倒捋。

送啟藏主

大啟重關延巨敵，等閑捉住白拈賊。三玄戈甲謾施呈，齧鏃當機須辨的。堪笑文遠與趙州，爭鋒唇舌無來繇。只圖鬬劣不鬬勝，豈知父子成冤讎。何如深入毗盧藏，是聖是凡難近傍。把住乾坤正令行，傑出古今真榜樣。有時縱奪奮全威，哮吼一聲獅子兒。金剛出匣光燄燄，爍迦羅眼那能窺。

送謙首座回受經

八紘雲淨秋氣高，風生桂岫天香飄。堂中上座定初起，卷衣欲渡龍江潮。再四留之不肯住，鐵錫橫肩出門去。他日重來捋虎鬚，啐啄當機箭鋒拄。少林一曲聽者難，無絃之琴誰復彈。老我凌霄倚庭樹，摩挲兩眼看鵬摶。

歌

臥雲軒為前水西大機禪師作

臥雲軒中人，塵事不相到。心與雲俱閑，看雲聊寄傲。雲之從龍自可期，達人應世當有時。廼知舒卷本無跡，六合茫茫隨所適。殷勤為告臥雲人，雲中有路須致身。大地蒼生望霖雨，胡為久臥南湖濱。

空外歌(并序)

東林實藏主，字空外，求余作偈以證其說。因謂之曰：空無內外，內外性空。性空亦空，畢竟空中。無名字相，離言說相。汝之立名，大似夾截虛空。我更說偈，何異彩畫虛空耶？實曰：我立空名，師說空偈。以空納空，不亦可乎？余不意廬山界有此脫空漢。於是擊禪板為之歌曰：

真性等虛空，廓徹無內外。不即亦不離，非向亦非背。若人一念能融通，頭頭物物明真宗。十方蕩蕩沒邊表，古往今來體用同。同不同，異不異，空外之說無實義。一機抹過威音前，舜若多神脚踏地。有時空外來，頭峭五嶽高崔嵬。重重無盡華藏界，一一從頭都拓開。有時空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翻身踢倒七金山，剎剎塵塵是歸路。阿呵呵，還會麼？當陽唱起脫空歌，快活誰能奈我何。溪上石人相耳語，無毛鐵鷂過新羅。

大用歌

選佛得甲科，今古誰能敵。大用常現前，何須存軌則。驪龍頷下抉明珠，赤手曾編猛虎鬚。虛空背上翻筋斗，藕絲竅裏同安居。機先捉住白拈賊，正按旁提人不識。眉間掛劒真自奇，透過金圈吞栗棘。看他天生意氣，脫體風流，直上非非想處，輥出須彌作綉毬。驀過他方阿僧祇世界，轉身接向脚跟頭。阿呵呵，好不好，南北東西何處討。一毫端上識根源，是聖是凡都靠倒。比來逢大用，索我大用歌。自慚才力小，奈爾大用何。試將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浩渺之洪波。波光冷浸琉璃碧，沃日滔天深莫測。信口吸教徹底乾，灼然不費纖毫力。報君知，休驚疑。衲僧向上，更有提持。明投暗合兮，全收全放。左轉右旋兮，不即不離。大方內外皆充塞，妙用縱橫無盡時。

呆菴歌(并序)

余以癡鈍自守，隨所住處，扁曰呆菴。客有譏曰：世人以機巧相尚，其來久矣，子欲全其呆而矯諸，不亦迂乎？余因謝其客曰：靈利漢有此分別爾。客既去，於是作呆菴歌一首，以寫呆意，覽者勿以工拙論之可也。

我此呆菴呆道人，不識世間秋與春，兀兀癡癡只麼過，無榮無辱無疎親。或把精金和土賣，或收燕石藏為珍，笑倒傍觀靈利漢，讚亦不喜罵不嗔。有問呆菴何所作？閑看葫蘆懸壁角，當陽拈起鈍鐵鍬，擬向虛空去穿鑿。門戶長年八字開，屋裏從來空索索，多被時流驀面欺，一生莽鹵都不覺。可怪呆人百不能，對人呆話還可憎，剛道夜深芻犬吠，大洋海底人挑燈。更有一般呆伎倆，兩耳卓朔頭髻鬠，任你客僧逞機巧，東呼西喚渠不應。

無言歌(并序)

無言。粵藏主以其號求作歌，余屢不答，而請益堅，乃謂之曰：余作是歌久矣，汝自不聞耳。粵云：師既無言而言，亦當言所無言，豈復有所分別耶？余為一笑，而援筆書偈，以塞其請。

無言上人求我歌，我正無言樂禪寂。兀然不答坐堆堆，兩眼倀倀掛空壁。上人良久乃出門，此事分明誰與論。日輪杲杲初卓午，松風颼颼聲滿軒。維摩示疾毗耶離，只應惹得文殊至。到了何曾措一詞，不二門開洞天地。汝今無聞我無說，覿面當機還直截。無位真人笑臉開，憍梵盆提驚吐舌。

雲海歌為慈藏主作

慈雲蔭覆廣無邊，覺海圓澄深莫測。都來只在一毫頭，拋向面前人不識。從他布影遍十方，恒洒甘露甦焦枯。含攝三千大千界，湧出百億須彌盧。諦觀雲海徹源委，往古來今絕倫比。盡底掀翻驗作家，眨上眉毛隔千里。上人索我雲海歌，我歌雲海可奈何。未開口時聲浩浩，龍門鼓起滔天波。

荊石歌

荊山有石徒落落，何人知是無瑕璞。卞和一見喜且驚，持獻金門試雕琢。楚國良工希復希，可憐抱石荊山歸。一朝剖決遇明主，天生至寶真絕奇。近聞荊山尚多石，於中豈有連城璧。牧童棄置同瓦礫，時無卞氏誰能識。舉世學道人，各懷無價珍。宗匠久不作，未免成埋塵。塵埋不埋何得失，利物應機終有日。願言此去善護持，休向中途生退屈。道人索我荊石歌，載歌載歎可奈何。荊石懷歸莫輕售，世間自古讒言多。

禪悅吟

我吟禪悅誰證據，自有知音知樂處。袈裟輕卷出塵來，榔[木*栗]高擔入山去。青松下，碧巖前，閑看浮雲橫曉天。日輪初升照絕頂，大地須臾俱洞然。石門菴，荒草路，要行即行住即住。有時兀坐破柴床，困則和衣伸脚睡。貧道人，沒疎親，頭頭應用皆天真。山鳥銜花忽相過，定回不覺人間春。諸境空，萬緣絕，薝蔔吹香滿寥泬。楞伽讀罷默無言，舉頭遙望天邊月。秋葉落，秋風凉，小溪流水聲自長。薄暮驚逢採樵客，擬尋歸路何徬徨。獨噓嘻，常慶快，截斷千妖并百怪。窮冬積雪遍山林，絕勝普賢銀世界。描不就，畫不成，悟得無生無不生。一鉢持來香積飯，淨名不出毗耶

城。禪悅吟，吟不徹，本色衲僧機用別。全放全收正此時，寄語通人好甄別。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六

呆菴莊禪師語錄卷之七

小師　曇頓等　編

詩(七言八句)

讀古林和尚語錄

三十餘年振祖風，此菴門戶不雷同，驗人眼在眉毛上，陷虎機藏掌握中。枯木抽條垂地綠，冷灰發焰亘天紅，看渠擘破渾侖句，抹過楊岐栗棘蓬。

送仰山堅藏主

尋師擇友為參禪，須是身心鐵石堅，千里瞻風終枉爾，一朝嗄地始欣然。雪消庾嶺春飛錫，月滿鄱江夜泛船，抉得驪珠光燦爛，集雲峰頂浪滔天。

送敏侍者(時在撫州北禪寺)

撥草瞻風不憚勞，光陰多是等閑拋。當場正好施三頓，平地須防吃一交。黃雀競尋紅稻啄，紫鸞偏向碧梧巢。北禪有語非干舌，紙襖毋煩侍者抄。

送儔侍者

子也參方要識真，此行此語合書紳。隨聲逐色塵難出，絕慮忘緣道易親。盡道有修還有證，須知無法亦無人。布毛吹起雙瞳碧，碓觜花開劫外春。

次韻送傑侍者

湘西昔日廓侍者，當機熱喝駭同流。羅籠迴脫摩霄鶻，鞭索俱忘露地牛。架箭張弓思石鞏，呈橈舞棹笑岩頭。扶桑東去煙波闊，會有鯤鯨上直鉤。

送璨藏主

道人學道莫遲留，寒暑催人易白頭。行脚既知明大事，立心端合繼前修。要知臨濟參黃檗，須想雲門見睦州。信手揭翻華藏海，虛空背上恣遨遊。

寄全室和尚

老去閒居傍　帝畿，承　恩時復奉　天威。三經旨訣曾敷奏，千聖真傳盡發揮。佛印解來蘇子帶，大顛留得退之衣。　朝賢問法多如雨，一一提持向上機。

晏侍者有偈呈師次韻詶之二首

椰栗橫擔鐵一尋，遠辭　京國到雲林，將來廓徹人天眼，向上研窮佛祖心。誰道磨磚難作鏡？我知點鐵易成金，當機識得歸源旨，琴鼓無絃有妙音。
佛祖話頭生鐵橛，古今流播滿叢林，莫圖聽我閑饒舌，切忌隨他錯用心。玉假琢磨成美器，鑛因鍛煉出精金，東山瓦皷輕敲著，却是虛空震吼音。

勉尊勝宗長老

密意都盧在汝邊，我無密語與人傳，要為叔世光明種，莫學他家默照禪。取舍頓捐心量外，行藏直透劫空前，入廛垂手須方便，末法今當一萬年。

次韻送勤侍者

髑髏那畔有靈光，日用明明不覆藏。道絕言詮宜自省，機同啐啄要相當。謾跨洛浦辭臨濟，長想龍湖見石霜。四海叢林正寥落，誰能赤手整頹綱。

追和雪峰空禪師分歲韻

徑山遇歲與人分，家譙纔開自不羣。木札煑羹香滿地，鐵釘炊飯氣成雲。薄批明月千餘片，細切清風百數斤。吹起少林無孔笛，衲僧聞此未曾聞。

次韻答法姪澤藏主

生佛已前一段事，賤堪卑也貴堪尊，正當語路無尋處，方信禪家有悟門。彈指直教三際斷，到頭莫被六塵昏，不因法姪來相過，老我如何著口論？

送辨藏主

問字惟將一嘿酬，舌根不動辨如流。擬尋玄路空篧力，徹見真源始到頭。革舄躡雲雙逕曉，木杯載月洞庭秋。明明函蓋蓋坤句，竪抹橫該得自緜。

送願藏主

發足參方志願堅，祖師心印要親傳，敲床對客機何別？叉手酬僧話已圓。徑塢幽深雲遶屋，太湖空闊水連天，了知法法無差互，密意都來若箇邊。

送持藏主

行藏與道不相離，二六時中善護持，頓息萬緣無異路，纔興一念有多岐。明明豈假從他覓？了了何妨得自知？藏裏摩尼光烜赫，拈來爍破眾人疑。

次韻贈法姪澤禪人

袈裟提起黑氈氈，付囑多年出此菴，祖道無傳當我責，宗門有話向誰談？慈明脫履對神鼎，昭覺撞鐘接小南，今日放卿三十棒，現成公案不須參。

送胤藏主

一大藏教一氣轉，翻身跳出葛藤窠，去來合轍皆緜我，殺活當機不屬他。稱過量人能有幾？具超方眼亦無多，江南兩浙參遊徧，還把袈裟掛薜蘿。

次韻答萬壽伯瑩和尚二首

閑房壁觀觜盧都，語默何曾涉市途？但自機先提祖印，從他肘後秘靈符。鏡中鬢髮千莖雪，床角藤枝七尺烏，只恐徵書　天上至，金

襴特賜赴　朝趨。
袈裟憶在寶珠峰，曾共敷揚向上宗，華偈聯篇光燁燁，竹篦倒握勢隆隆。誰云雪曲無人和？自信玄關有路通，別後早聞歸故里，四方禪學盡趨風。

次韻答無文藏主

尋師擇友事參方，剖破疑團發慧光。一句當機傳法印，十年混跡在禪堂。寒松聳榦凌霄秀，秋菊垂花帶露黃。妙用頭頭俱顯現，了知秘藏不能藏。

送進藏主

瞻風撥草為求師，親到龍門更不疑，極力成褫雖在我，通身放下合絲誰？要知道絕名模處，須信機同啐啄時，負汝負吾都莫問，看他睡虎奮全威。

贈生維那

子來覓偈擬何為？去向諸方扣宿師，句裏藏鋒須猛省，機先嚙鏃莫遲疑。當知覿面提持處，正是全身放下時，顧我不行興化令，臨岐叮囑費言辭。

示儉侍者

侍者參得禪了也，烏藤三十未輕饒。盡教衲子心機息，方顯師家手段高。鏡藉重磨光始現，金緜百鍊鑛全銷。承虛接響知何限，續斷應須煑鳳膠。

詩(七言絕句)

奉和芥室和尚雜言四首

沉空滯寂不回頭，暑往寒來春復秋。缺齒老胡辭竺國，大乘根器出神州。
坐斷孤峰最上頭，德山氣宇凜高秋。一條白棓橫揮處，千古威風四百州。

空齋不語獨搔頭，搖落驚看覺苑秋。書上萬言　天子悅，令人苦憶老藤州。
江北江南走競頭，幾人葉落便知秋。當年風穴辭南院，七載單丁在汝州。

次韻東院和尚閑居

何事逢迎不下堂，主賓道合貴情忘。趙州千古高風在，不出山門見趙王。

禮疎山祖師塔

三更竊聽洞山禪，父子從來妙不傳。賣却布單緣底事，至今活葬大江邊。

示僧修橋

打硬工夫勢未休，要看砥柱屹中流。度驢度馬渾相似，笑殺當年老趙州。

題倒騎牛

水牯純來不著鞭，平原漠漠草芊芊，等閑倒跨出門去，橫笛一聲高徹天。

示文上人

有指示時非指示，無推尋處是推尋。要明生佛已前事，歇却馳求種種心。

送忠書記

汝未濡毫文彩露，我纔開口舌頭僵。虛空昨夜呵呵笑，萬象森羅共舉揚。

示蘊侍者

我宗無語亦無法，紙襖抄來著甚忙？父母未生前一句，切須冷地裏思量。

奉寄　芥室老和尚二首

底事懷歸思不堪，夢魂長繞綠蘿菴。白頭遺叟空山裏，知是何人侍夜譚。
手携七尺古藤枝，渡水穿雲孰可期？逆順二途俱不涉，分明說與老禪知。

寄玄極法兄三首

為人不惜兩莖眉，親見鞔峰老古錐，少室宗綱今委地，腕頭有力好扶持。
暮翁手提斷貫索，曾從東海縛麒麟。長竿此日拋香餌，掣得金鰲有幾人。
三脚驢生闊角牛，東西奔觸沒蹤繇，從他露地憨眠去，鼻孔無繩不用收。

示曇頓侍者省親二首

鳥窠拈起布毛吹，大似空拳誑小兒，汝莫隨他顛倒想，老僧無法可傳持。
父子恩親孰與齊，卷衣別我數行啼。到家莫負還山約，折脚鐺兒要爾提。

送修禪人

知識門庭似海深，輕包短策好參尋。千條山郭千條路，一寸光陰一寸金。

化鐘

大爐鞴裏翻身處，開口當知有賞音，多少師僧齊側耳，聽渠號令震蔡林。

次韻題漁隱

江天空闊思悠悠，魚鼈浮沉逐水流。撥轉船頭東海上，不妨重整釣鰲鉤。

送貞侍者

鍾陵禪者到歐峰，入室求聞向上宗，我欲為渠施正令，床頭拄杖未開封。

送空禪客

目家活計沒些些，撒出珍珠似土沙，老我貧無錐可卓，棒頭有眼辨龍蛇。

息心齋

盡斷萬緣忘物我，頓空三際絕名模。夜明簾外泥牛吼，覺海波瀾徹底枯。

送愈藏主

龜毛拈向眼中栽，惹得旁觀笑滿腮。此去有人伸借問，莫言親見徑山來。

析明覺大師迷悟相返四首

霏霏梅雨洒危層，孤坐寥寥萬慮澄。門逕草深人跡少，床頭閑却一枝藤。
五月山房冷似氷，紅塵市上鬧犇騰，利名心識都消歇，徹底清閑物外僧。
莫謂乾坤乖大信，函蓋無私悉隨順。滄海桑田自變更，法法不離心地印。
未明心地是炎蒸，明得依然似未曾，珍重遍參諸祖客，將來總可續真燈。

送衡侍者

子也經年侍我旁，了無一語可傳揚。紙衣不用閑抄寫，三十烏藤要厮當。

送琄藏主

三呼領旨水洗水，一默酬僧空納空。拔却長年釘根橛，杖頭八面起清風。

送正藏主

寶藏揭開何所有，頭頭總是自家珍。祖翁契券親收得，儘可將來利濟人。

次韻送興藏主歸鍾山

繁興永處那伽定，道是無為即有為，歸去鍾山問端的，老禪不語笑微微。

示周普明居士

念佛無非念自心，自心是佛莫他尋。眼前林樹并池沼，晝夜還能演法音。

賀澤天霖住智門二首

十年湖海飽咨參，慣把龜毛拂子拈，得座披衣當此日，好弘法施播東南。
白岩大坐驗來參，本色鉗槌要汝拈，碁布蔀林盡尊宿，不知誰解作司南？

用韻自述二首

佛也來時不放參，德山白棓亦慵拈，慚無機用堪施展，掩室堆堆坐面南。
老來無復事朝參，綵筆曾經對　御拈。叨沐　君王賜方服，中官送出午門南。

示胡覺堅居士

人人自己天真佛，晝夜六時常放光。剔起眉毛親見得，何勞特地禮西方。

次韻答南湖方丈

松月禪翁的骨孫，南湖坐斷合推尊，晨參暮請多禪侶，箇箇當機廓頂門。

送約首座

兜率宮中說法回，青天白日鼓風雷。幾多滯殼迷封者，奇特商量滿面埃。

贈振藏主

經頭一字無人識，注脚徒然有許多。誰把吹毛三尺劒，當陽截斷葛藤窠。

示道友

欲究禪家向上機，披精進鎧奮全威。智刀裂破無明網，管取心空及第歸。

示唐妙蓮道人

五濁界中難久住，茫茫劫海幾時枯？等閑一念空三際，是則名為女丈夫。

古韶為塤侍者作

太始希聲奏九成，曾聞祥鳳舞虞庭。金春玉應三千載，不是知音不易聽。

次韻送敬侍者

鳥窠未舉布毛先，開口分明落那邊，堪笑會通機不密，眼睛打失髑髏前。

送蓀藏主

侍者參得禪了也，虛空昨夜笑咍咍。人人本有光明藏，金鎖還將玉鑰開。

贈中書記

荷負如來最上乘，百家異學亦兼能。看他佛印元書記，續得雲門五世燈。

瑞笋

靈芽初長祇園裏，終見參天發茂枝。不為化龍頭角露，丹山祥鳳欲來儀。

送真藏主

悟得分明用得真，入門相見體循循。如來藏裏摩尼寶，正眼看來亦是塵。

山居十首

絕頂深居世念忘，更無佛法可商量。日高丈五眠方起，一架薔薇花正香。
松根石上坐堆堆，一片閒雲去又來，靈利師僧相過少，柴門終日為誰開？
滿目雲山春寂寂，無言桃李晝酣酣。萬機直下都休歇，此道何勞更指南。
路入羊腸草拂腰，數間茅屋傍山椒。知心惟有天邊月，幾度飛來伴寂寥。
香篆煙消午睡醒，遠山入望碧層層。清平世界無拘束，一箇長行粥飯僧。
身上氈氈布衲衣，青灰抖擻滿窓飛，門前小犬嗥嗥吠，喜見山童負米歸。
空階雨後獨徘徊，秋色蒼凉日影低。樵唱一聲來谷口，竹雞飛上樹頭啼。
處世心如臘月氷，住山自笑百無能，菜羹且莫熬油煼，留點堂前供佛燈。
石室寥寥坐翠微，江湖朋舊往來稀。東南叢席多龍象，知是何人唱祖機。

閑居隨分度年華，力荷先宗愧出家。刮地朔風連夜起，又看春色到梅花。

秋日山中即事五首

飡罷山行折桂枝，幽蘭移得向堦墀。青青菜甲園中長，白匾荳花開滿籬。

煲菜無鹽懶去賒，化糧道者未還家。一條百衲拈來看，昨夜霜添瓦上花。

老來棲息愛林泉，垂手何心更入[廓-享+墨]。試拂床根雙草履，天晴移晒屋檐前。

黃葉飄風滿地秋，山房終日冷湫湫。爨夫靠晚樵青至，摘得藤梨在擔頭。

蕎麥花開曉日晴，喚來童子聽叮嚀。好將紫芋收歸了，携取長鑱鬬茯苓。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七

呆庵莊禪師語錄卷之八

門人　道哲等　編

詩(五言八句)

追和歸源老祖山謳四首

卜居傍深雲，心心自知足。蘿牕白晝長，閑把禪經讀。荒徑無人踪，充飢多野蔌。門外春草青，忘機有麋鹿。
庭樹有佳色，珍禽多好音。渾然一片境，了無差別心。閑來常獨坐，詩成還自吟。窅窅松門路，迢迢白雲深。
山中住庵人，本是方外客。秋風一旦高，草衣寒索索。靜聽流泉聲，坐看松子落。何來牧牛童，袒膊露雙脚。
長林悉凋落，刮地霜風吹。道人不出山，終年無所知。一心既空寂，萬法將焉依。海門明月上，冷照枯松枝。

贈珉藏主

見道能修道，知恩合報恩，大功原不宰，妙斲了無痕。剎剎神通藏，塵塵智照門，機先開活眼，一句定乾坤。

贈李古銘居士

在家能學佛，齋戒誓終身，欲證無為果，須除有漏因。頭頭全妙用，一一契天真，雖處塵勞界，堪稱解脫人。

示顧妙心道人

大道無方所，頭頭總現成。妄情纔頓息，覺性自圓明。古鏡重磨瑩，真金百煉精。請看靈照女，千載振嘉聲。

送密禪人

潛行并密用，要與古人同。理寂事俱寂，心空法亦空。探玄須具眼，覓佛謾施功。的的吾宗旨，堂堂日用中。

送天禧麐知客

教觀與禪宗，繇來絕異同。心心無取捨，法法自融通。實相原非相，真空亦不空。玻瓈輕托出，特地顯家風。

示葉居士

在家學佛人，古今知幾幾。悟得本來心，何須棄妻子。湘西龐道原，河東裴公美。機語播禪林，芳名載僧史。

示翁居士

本性天真佛，堂堂日用中。已勤修道志，當進坐禪功。觸處無妨礙，臨機有變通。心空能及第，應與老龐同。

雲居十首

雲居絕頂，久矣荒蕪，余領住持，志圖興復，於是躬操畚插，首刱室廬以居焉。然時事艱難，立功未就，林泉勝絕，藏拙是宜，觸目寓懷，遂成十偈示左右云。

絕頂雲深處，膺公舊隱基。自從經劫燒，便覺值時危。草沒隈岩塔，藤纏臥路碑。開荒當　聖代，禪誦樂無為。

絕頂雲深處，生涯孰與論。牽蘿難補屋，夾樹易成門。案潤塵偏積，爐寒火尚存。一聲山鷓哏，不覺又黃昏。

絕頂雲深處，吾今誓卜居。草萊鋤不盡，薇蕨食無餘。古砌崩頹久，虛堂結構初。廢興應有數，天意竟何如。

絕頂雲深處，諸峰列作屏，風林春淅淅，煙樹曉冥冥。鈍钁重安柄，長鎌始發硎，已成歸隱計，築圃傍柴扃。

絕頂雲深處，何人伴寂寥。青山如可厭，白日也難消。採藥登岩洞，看松倚石橋。自慚樗散質，無補　聖明朝。

絕頂雲深處，安居愜素心。紅塵飛不到，綠樹自成陰。好鳥鳴當戶，異花開滿林。客從方外至，曳杖碧溪潯。

絕頂雲深處，憑誰話此宗？獨芟堦下草，閒撫石邊松。寒暑三條衲，乾坤七尺笻。上堂：藜糝熟，童子恰鳴鐘。

絕頂雲深處，禪房靜更幽。猿啼清夜月，鴈過碧天秋。霜果香堪摘，寒杉翠欲流。從來人跡少，何用息交游。

絕頂雲深處，長年事若何。一心無住著，萬念盡消磨。自喜逢迎少，誰言寂寞多。充飢有黃獨，那復下煙蘿。

絕頂雲深處，丹青寫不成。溪光晴轉好，泉溜夜偏清。但得山中趣，寧圖世上名。小牕寒月白，梅影一枝橫。

讚

觀音

啟圓通門，現比丘相。妙應無方，真慈無量。全身墮在草窠中，獨有善財能近傍。
手持如意輪，仰觀天上月。圓通門大開，三世一切說。

魚籃觀音

錦鱗鮮活出潮新，赤手提來走市塵。貴賤隨時無定價，相逢不是當行人。

布袋和尚

布袋橫拖走市廛，逢人要覓一文錢。只知追逐小兒戲，忘却上方兜率天。

朝陽補破衲

切切用針錐，工夫要綿密。這回補不完，孤負天邊日。

對月了殘經

手中一卷經，天上一輪月。了了在目前，明明向誰說。

應供羅漢

一隊垛根漢，長年何所為。神通雖變現，佛法欠傳持。我欲生按過，未免費鍼錐。揑怪有時盡，誰能說得伊。
久向天台靜打隈，有何忙事出山來。只知度海邏齋去，不覺從前滿面埃。

跨牛羅漢

手持經卷跨犀牛，知是何來老比丘。便恁麼隨芳草去，還家只合早回頭。

達磨祖師

當門齒缺兩眉麤，個是單傳碧眼胡，出語不教天子契，渡江空費一莖蘆。

六代祖師

遠來東土為初祖，教外何曾有別傳。冷坐九年無折合，獨携隻履返西天。
覓心不得安心竟，鼻孔無端失半邊，三拜起來依位立，少林衣鉢是渠傳。
皖公山裏獨潛光，聲跡都盧與世忘。勾引沙彌來問法，始終猶是不相當。
三度固辭天子詔，一生只合住山中。如何却有閑情緒，直上牛頭接懶融。
只個周家七歲兒，從前揑怪更誰知。解言有姓非常姓，腦後分明欠一錐。
菩提非樹鏡非臺，開口那知是禍胎。傳得衣盂將底用，三更月下離黃梅。

懶瓚禪師

布衣穿結鬢毛斑，天子呼他不下山。惹得虛名垂後世，只因分芋俗人飡。

虎丘老祖

睡虎耽耽世所誇，堆雲觸著是冤家。祇應肉醉空山裏，更不人前露爪牙。

三笑圖

天子呼他不出山，送人却過虎溪灣。信知陶陸非常士，千載風流一笑間。

高峯和尚

天目山中立死關，話頭從此落人間。青松樹下磐陀石，凜凜高風孰可攀。

中峰和尚

幻住菴居老作家，頂門眼正辨龍蛇。看他開口為人處，嚼碎虛空不吐杷。

千岩和尚

伏龍山上無明叟，曾向獅岩落賺來，死欵活供猶傑斗，至今平地起風雷。

太宗和尚（普慶振長老請）

早歷諸方門，曾不循途轍，豎起硬脊梁，一條生鐵橛。洎到紫籜峰，平地遭一擲，打失雙眼睛，冤屈憑誰雪？鴈宕掃寒雲，龍囷弄明月，兩處立牢關，機用與人別。威風凜凜振叢林，師子教兒迷子訣。

古鼎和尚（太平慧長老請）

披忍辱鎧，豎精進幢。三關不立，群魔自降。德尊位重，理勝言龐。晚居徑塢，名聞異邦。揭示妙明心地印，倒流東海入西江。

止菴和尚半身

一提鈯斧，六坐覺場。道傳正續，名動諸方。駕慈航暫遊笠澤，懸慧日久駐錢塘。龍淵之龍奮迅，鳳臺之鳳翱翔。既攄誠而闡大教，益垂手以整頹綱。全身雖不露，遍界莫能藏。百千三昧毫端現，四海蔡林話轉長。

松隱和尚（即唯菴也）

松筠標格，玉雪精神。德尊緇衲，名重縉紳。大用全彰也，澄潭印月；真機普應也，枯木回春。等慈及物，隨處接人。獅子岩前拋鐵網，華亭江上捉麒麟。

覺源和尚

神機落落，慧辯滔滔。氣吞佛祖，目視雲霄。振化風於千里，馳聲譽於兩朝。傳持不謬，舉措堪褒。使王福中頂禮而心服，亦猶馬師之於龐老，藥山之於李翺。嗚呼！芥室之門，賴有此老，則西丘法道，未甚寂寥也。

自讚

面冷於鐵，心死若灰，無禪可說，有口慵開。　奉天殿前，應　召曾坐，凌霄峰頂，承　旨即來。跛跛挈挈，癡癡呆呆，殃害叢林個瞎禿，老拳要築禪人腮。

龍潭住長老請

本是涮東僧，來作江西客。開口要罵人，到處難著脚。破沙盆不解提持，鐵餕餡徒勞咬嚼。獨坐歐峯巔，門庭何冷落。龜毛網布百千重，擬打天邊金鸑鷟。

同安粲長老請

頭如木杓，眼似銅鈴。少得人愛，多得人憎。禪不參剛要舉話，字不識也解看經。截斷松源之正續，撲滅芥室之真燈。為人無準的，住院沒規繩。千峰頂上恣騰騰，萬里乾坤一衲僧。

童嶺德長老請

德無可稱，才不足取。大坐猊床，橫揮麈尾。形模似箇師僧，說話沒些義理。掣風掣顛，瞥嗔瞥喜。拈生苕帚，掃開歐阜之雲；提破沙盆，舀盡龍淵之水。知之者謂其本分有餘，不知者謂其脫空無比。或西或東，乍被乍此。脚踏金船海月高，鄱陽湖上清風起。

天龍善長老請

平生要說拍盲禪，掘地如何覓得天？三處住山貧徹骨，了無衣鉢與人傳。

乘藏主請

承　恩金闕奉　天威，五髻峯頭唱祖機。老去貧無錐可卓，摩挲兩眼看雲飛。

跋

跋無準和尚詩

正續老人傳宗說法之暇，以詩辭翰墨為游戲三昧，故其片言隻字流落人間，得之者不啻隋珠卞璧。今善世摭侍者寶此真蹟，出以示余，請著語于後，因謂之曰：話到夜闌山月吐，又騎白鹿入深雲。切忌便作詩會。汝為直下子孫，要見此老用處，更須高著眼始得。

跋中峰和尚墨蹟

幻住老人法性寬，波瀾闊，肆口而說，信筆而書，莫非揭示生佛已前一段奇特大事。今觀所與阿塔輪夫人法語，以無礙辯才發明法華奧旨，可謂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雖然，若約衲僧門下，猶欠勦絕在。悟藏主寶此遺墨，且道予作是說，畢竟意在於何？
吳門兜率園比丘明聞閱
呆菴莊禪師語錄(終)

塔銘(有序)

皇明紀元永樂之元年十月廿有三日癸酉，我徑山第六十代住持呆菴莊禪師示疾，卒于不動軒之正寢，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其徒曇頓等能遵治命，自殮殯以至於茶毗奄窆，中禮無違。越明年，予繼領寺事。視篆之初，觀其遺規井井，寺眾雍雍，凡所作為，皆有條而不紊，東西列序，各職其職。顧予衰耄，承乏居位，率由舊章，蕭規曹隨，克守唯謹。既而頓以師塔未銘，狀其行實，請予銘之。予義不可辭，乃按狀掇其大槩而直書之。禪師諱普莊，字敬中，呆菴則其別號也。族系台仙居之袁氏，世襲儒業。母王氏，誕師之夕，夢梵僧入室。以元至正七年丙戌八月十二日生。晬歲岐嶷穎異，不類常兒。善本夙習，厭絕葷茹。甫八歲，負笈入鄉校，授以詩書，經耳成誦。恒愛靜獨，兀若有思，如窴自訟曰：讀書明理，處世法也。學出世法，固所願焉。年十二，白父母求出家。父母雖珍愛之，終莫能奪其志。會族之叔父有從釋者來歸，遂携至鄞。左菴良禪師居天童，法席甚旺，見而錄之。明年己亥，薙髮受具，服勞參侍。久之不契，辭抵郡城之天寧。時了堂一和尚提破沙

盆話，勘辨來機。師徑趨丈室，堂曰：何來？對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對曰：正為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摵勢。堂曰：敢這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堂室中舉庭前栢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掌之，豁然有省。遂容入室，朝夕決擇，爰臻閫奧。未幾，歸候左菴。菴察其機警異常，命典藏鑰。無何，而堂移幢天童。師喜形聲色，執勤愈謹。洪武丁巳，有旨命天下僧徒講習心經、楞伽、金剛三經。性原禪師明公住持鎮江金山，延師講授。啟發學徒，剖釋經義，深契機理。聽眾厭服，聲價藉甚。明年戊午，客寓天界。全室、滿菴二大老位望尊重，師與抗衡，論辯機緣，窮徹底蘊，歎賞無已。以為親得暮翁骨髓、臨濟正宗，良有託矣。又明年己未，起師出世撫州北禪。開堂之日，酬恩瓣香，爇為了堂。推拂之下，發蔀振蒙，緇白傾向。嘅惟古寺屋老僧殘，急於事功，興舉廢墜。殿堂像設，廊廡鐘魚，構治塗飾，百凡維新。遷主雲居。先是，寺廢既久，名存實亡。師領薦之日，誓於舊址縛茅聚眾，興復是圖。全室叟聞而壯之，曰：真本色住山人也。居僅五載，募施經營，奔走眾工，寺宇落就。鯨鼇震吼，金碧翬飛，大闡玄機，江右獨步。二十六年癸酉之春，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與舉首，對揚稱旨，允愜皇情。是年秋，函命至廬山祭祀立碑，感格聖靈，騰光現瑞，神燈映射，祥靄氤氳，碑壇下上，盪眩萬目。陪祀官僚、僧道士庶，稽顙歸依，同聲讚歎。禮成復命，喜動堯眉，賜衣一襲，褒錫甚隆。是冬，得旨升住徑山寺，為海內禪宗首剎，俾師居之，所以致崇極於師道也。師既戾止，培植教基，恢弘道本，繼前烈之光焰，級後進之階梯，殿壁湧海巖之觀音，樓鐘範鳧氏之鉅器。創菴中峯，見祖燈之有續；散田原佃，免官租之徵追。摩衲綵袱之賜，道懷親王；解帶留衣之機，交傾名宦。三宗讓德，四眾宅心，位尊一代，龍□□謂備至耳矣。於戲！教阼叔運，道輟宗工，遺言□□，溘爾順寂。七日闍維，煙燄所至，設利燁煜□□，數珠出灰燼□□□□壞遺骨塔于寺□□霄之陽。門徒弟子□□□竣，相向悽楚，有言于眾曰：師入大定，吾徒□□，載瞻載慕，惟此塔婆而已。首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其說法三會語錄若干卷並傳焉。然不銘石以表之，其何以昭示永久？於是請銘。銘曰：

巍乎天台，　上應列宿。　磅礴扶輿，　鍾奇[旒-方+每]秀。
篤生偉人，　禪林領袖。　翊世扶民，　邦家陰佑。
了堂恕中，　同出台岫。　難弟難兄，　更唱迭奏。
元季宗工，　道德實茂。　維杲菴師，　幼而鴈鴒。
師資稔緣，　遇于古鄮。　太白天寧，　心法密授。
匡徒西江，　時緣輻湊，　所至成績，　宏規復舊。

律己峭嚴，　訓徒善誘，　聲譽日隆，　海內馳驟。
詔徵高僧，　褒然舉首，　對揚契機，　寵錫斯厚。
命居徑山，　如登靈鷲。　法雨沛滂，　霑溉羣有。
□□□□，　忽覩白晝。　化權既□，　□□□仆。
雙徑□峰，　嘷猿躑狖，　□□□□，　一木詎□。
於戲哲人，　□□□□，　銘石堂隅，　□□□□。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